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三

庶官 宋六之八

陳希亮 單煦 朱壽隆 盧士宏 張田 楊仲元

連庶 程師孟 石湯休 周湛 徐的

田瑜 楊畋 許元 俞獻卿 袁抗

張亢 見奎奎 范祥 子育 傅求 田京 劉閔

任顓 鄭僅 子望之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徙青神又遷洛陽希亮幼孤好學其兄使治錢息悉焚其券業成諭兄子庸使學俱登天聖進士調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出入章獻后家交通諸貴倚

勢據民產莫敢發希亮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又辨郴州竹塲偽券給輸戶送官事覺當坐察非所造出之已而果得僞印賜五品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俗多火災巫覡歲漁民財託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爲嚴禁之勒爲農者七十餘家毀淫祠數百區遷太常博士去之日父老泣送以母老乞侍親復知臨津服終改開封司錄福勝塔火詔有司更造希亮上言願以此費餽陝西用兵又言青州民趙禹奏元昊必反可賞不可罪人避其言擢徐州推官坐外戚沈元吉誣訴引罪廢居踰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知房州房素無兵備希亮取牢城卒維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民恃以安有殿直雷甲不能戢下所至爲暴當行軍法願捕盜自贖獨治其爲暴者逕使遣供奉官崔德贊捕剽盜黨軍子不能得妄殺竹山民向姓父子三人冒充之

察其寃抵罪流德贊通州人告華陰人張元走夏國爲謀臣詔徙合族于房饑寒且死希亮奏其疎屬奏釋之老幼走哭畫像祠焉移宿州作飛橋以便往來賜緡褒獎始下其法自畿邑至泗州皆効之皇祐元年入奏事仁宗忽憶昔沈氏事勞曰卿疾惡已甚改提舉河北便糴轉運魏瓘幼其擢增物價廷辨直之奪瓘職希亮力請罷提舉還知滑州會河溢悉發禁兵捍埽廬所當決處水不爲害盜起宛句劫張郭鎮執通判井淵改希亮知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方淮南饑運使亟調里胥折役米十三萬石米驟貴希亮請悉蠲之旁郡皆得除幣壽春守王正民坐劾爲白其無罪正民得復官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謀反伏誅餘遷者疑不自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希亮貸而流之盡以其衆給使令守倉庫衆感德誓爲効死改提點江東刑獄遷

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判官判三司戶部奏蠲
榮州鬻鹽三十餘萬斤歲久瘠竭民破產籍沒三百餘家盡還
之俄兼開折司日夜課吏白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
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得免稽留會接伴契丹使還請外除京
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大王震動
汝洛希亮卽日輕騎出按斬元以徇流軍校數人餘悉赴役如
初轉遷京東捕大猾號截道虎者流諸海島徐州守苛暴以細
過籍民產誣小盜抵死希亮劾廢之移知鳳翔歲饑請以陳易
新官民皆便于關使者入朝預戒譯者宴勞如禮至日羅拜庭
下食畢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英宗卽位遷太常少卿自劾求
去分司西京致仕卒年六十四贈工部侍郎爲人清勁寡欲不
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

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朱輔游卒後養其母終身以女妻若子端平使同諸子學後登進士子悅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見逸民畢煦字孟陽平原人性友愛幼仰兄熙以養熙歐人至死煦慨然願以身代會所毆者復甦得免登進士知洛陽縣妖民以幻術相傳捕獲當受上賞煦不肯自言轉知昌州有詔治蜀城言於運使曰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離垣興板築非但民力不堪且虞他變請但築子城從之徙清平軍使有二盜共殺人不肯承煦不加刑但縱使同食甲食旣乙食不下咽訊之果殺人者入爲御史臺推直官江南人誣運使呂昌齡賄賂中丞張昇救煦往治卒直昌齡以不阿其長乞外知濮州徙合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每患淫潦爲築東堤以禦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

官光祿卿卒年七十七

朱壽隆字仲山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家火七人偕死判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果獲盜乃殺其人而縱火也擢知宿州會州多劇盜至白晝被甲攻剽爲患乃設方略愚耳目捕斬千餘人轉提點廣西刑獄諸州新經饑寇各修城障民不聊生壽隆悉爲經理老稚婦女不能自還爲資遣之溪蠻自相侵暴殺人皆不讐壽隆更爲立法殺人者必使相償蠻始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爲免其不應法者數十百人轉京東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蓄爲田僕富室舉貸官爲置籍貧富交利擢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性和厚接談怡怡然必當于理尤不肯屈權貴狄青欲殺裨將孫沔不能諫漫語曰儼賊殺人萬計此

何足惜壽隆徐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蔭入官屢更州縣以清勤著名知信陽軍有妖術餘黨羣聚山谷請滅其罪招之相率歸命後爲良民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咸德之徙洋州圭川多虛籍較令隨實輸納自部使而下十損七八文彥博包拯皆薦其廉能入判三司開拆司久之擢夔路轉運使移知廣州謫傳安南人入界舟數百艘泊海中將爲寇士宏知其非是不爲動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得知鄭州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

張田字公載涇州人登進士知應天司錄事歐陽修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議增七郡塘水田疏論此非禦邊之

策徒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害調監郢州稅通判冀州發內侍張宗禮縱恣罪配西陵酒掃尋攝度支判官祿享太廟請自執政以下差減資費唐介論其虧損土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故時蠻使假道朝貢守皆與抗禮至是引拜於庭而犒賂加腆土豪劉紀盧豹素爲邊患訖去不敢肆奏禁兵遣戍不習風土恒苦瘴癘請罷之爲調峒丁訓以兵法時稱其便交趾李日尊兄弟內自相殘懼邊將乘之詭言出兵九萬謀襲特磨遣田諜知其詐民以無恐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輒從西蕃使龍以烈入謁田詰問梟利安首欲并斬以徇以其事聞上密請朝命貸之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兼市舶使臨政以清毫髮不汙城舊無外郭民悉野處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

丙辰又作欽賢堂繪像古昔刺史有清望者日夕拜之蘇軾嘗稱其人可俾古廉吏然抗直自喜好嫚罵氣陵其下卒年五十四人無哀者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簿民訴歲旱守疑爲吏所導白言吏實仲元守慚得免稅擢知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視其價留之及官有所須聽以所有與官度相當則止河外用兵督餉轉西界幕宿洪谷口相其地寇所經由亟命去之諸部果夜被劫沁水獨免初軍期尚緩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有不集者皆可賤市後則者數倍其價民始知惠後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尚泣謝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矣州以買羊病民仲元遣吏市羔於他所畜之不科一錢徙知鄆歷光虔號三州進光祿卿改中散大夫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法有兩比

必傳經典曰吾以是報國也卒年七十五

連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登進士調商水尉轉壽春令興學尚
文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潁淮田千頃縣以大治會有大水議
取淮南王舊壘爲城庶言于州守曰弓矢舞衣藏于王府傳之
百世非爲必可用蓋惜古物傳于今不可毀也壘因是得存尋
以母老乞監陳州檢管送客出北門見冠蓋憧憧不已日西風
急塵土汚面慨然即日求歸久之歐陽修祖無擇薦其文學行
義宜在臺閣起知崑山縣辭不行終職方員外郎弟庠亦登科
敏于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兄弟皆守道好修退居二十年
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汚也初在鄉里朱郊與邢嘗依
之及後貴遠一無所求至郊孫義年爲應山令始作堂於法興
僧舍繪四人像而事之

程師孟字公闕吳縣人登甲科知南康軍轉楚州擢提點鹽路
刑獄治所舊在萬州以瀘戎數犯渝州邊相去遙遠有警難達
奏徙治之渝無常平師孟首議建置適凶歲民得振給復徙河
東晉地多土田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而黃俗謂天河可以
灌溉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溉良田萬八千頃朝議褒其事
爲蜀頒之州縣遷度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爲江隄浚章溝揭北
閘以節水升降後無水患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遼使蕭惟輔
言白溝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何獨罪北人漁于界河對
曰兩朝誓約有案牘可覆君捨文書騰口說恐致生事惟輔媿
謝出爲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北吏爲耳目師孟械吏送獄盜
卽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爲最徙廣州
儼寇毀城至者皆言土惡不可築爲更作西城雄壯過之凡居

六年交趾生變間有備不敢東時師孟已名還追念前功擢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尋爲契丹生辰使與爭坐位罷歸復起知越青二州以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八生平累領劇鎮政簡而嚴罪非死不以屬吏發懸擿伏如神得蒙不逞必痛懲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洪福廣越皆爲立祠

石楊休字昌言唐兵部郎中覽之後由江都徙京兆七代祖藏用石羽林大將軍明于曆數知天下將有變蜀爲最安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滿遂家焉楊林少孤力學登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中牟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奏免富民隸太常樂工僥倖免役者收秘書丞累遷判鹽鐵勾院修起居注故事起居注得侍坐楊休奏史官以記言動宜令立侍詔從之轉刑部郎知制誥同判

太常寺內出香祀溫成廟。誤書帝名奏改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使契丹。道卒。平居喜聞放養猿鶴。玩圖書吟咏。自適。所擬上封事十餘章。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胃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爲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稱之。至於誥命。非其所長。

周湛字文淵。登州人。擢第爲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著作佐郎。通判戎州。戎俗不知醫。湛取古方刻石教之。禁爲巫者。累遷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有略良人轉鬻嶺外爲奴婢。悉聽自陳爲設方略。搜捕得男女二千六百口。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入爲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爲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餘。江南西路轉運使亦以案牘淆混。令州

縣立號以月日比次之百姓苦于徭賦不均巧爲避匿因條其
詭名挾創之類十二事許民自言凡括隱戶三十萬還爲戶部
判官判鹽鐵勾院更夔州路轉運使歲省雲安鹽井賦民薪茅
俄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充江淮制置發運使大江歷舒州長
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潞渚爲役三十萬衆鑿河十里以避之
人以爲利除度支副使拜右諫議大夫知相州卒渚脫易少威
儀然渚歷煩劇得其要領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
強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以是稱之

徐的字公準建安人登進士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
死瘴癘的請於運使鄭天監徙州潞河因使的辦役築城郭立
樓櫓畫地以居軍民爲府舍倉庫溝渠廛肆畢具自是無瘴癘
之患民大便之遷大理丞知吳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歲饑設

粥以食饑者遷屯田員外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
化州蠻攻殺將吏部下畏誅謀欲內叛的馳至宜州慰使出力
討賊猶可立功自贖衆皆聽命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
開示恩信招諭辰州蠻彭士義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悉籍城
中惡少故時縱火爲盜者使相保任其患遂息洗馬歐陽景猗
橫不法爲里人害的發其奸宄之遷兵部員外淮南江浙荆湖
制置發運使以便宜調兵夫濬治通泰海安如皐漕河凡出積
滯鹽三百萬計增漕錢八百萬緡山東賊王倫轉掠淮南的立
賞格團兵待之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度支副使慶曆中區
希範誘溪洞環州蠻蒙趕等倡亂復出爲荆湖南路安撫使希
範降會郊祠近亟召的還計事賊復叛仍留討之卒于桂陽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登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

大理寺丞知鹿邑延陽二縣徙江州遷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
西路刑獄瑜習知南方事會計區希範就除荆湖北路轉運使
督轉粟以守要害兵所至不乏檄屬郡募民擊賊賊勢大挫徙
兩浙轉運使杭州龍山堤歲決舊賦芻塞之瑜更令民每芻十
束輸石一丈率五歲得石百萬丈易爲石堤自此歲不煩民累
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寇發瑜條上用兵禦賊十
事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及平以瑜充廣南東路
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吏部流內銓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青州屬歲凶多盜立賞罰格設方略掩捕之境中肅然
徙知澶州病疽卒爲人謹厚少文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
廉稱

楊旼字樂道保靜軍節度使重勛曾孫旼本出將家折節喜學

開登進士授校書郎并州錄事參軍遷大理丞知岳州慶曆三
年湖南徭唐和等劫掠州縣擢畋殿中丞提點水路刑獄至則
募才勇深入討擊南方久不識兵戰於孤漿峒前士氣畏懦遂
潰畋踣巖下籍淩草得不死益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
復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賊益肆用御史薦畋授東染
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踰嶺南遁詔往韶連等州
招安之明年春賊復攻陽山畋率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
蠻平仍遷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名爲三司戶部判官丁
父憂饑寇反名畋入對除起居舍人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使
至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降知鄂州移光化軍徙鄂州復爲
河東轉運使三司戶部副使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
部流內銓嘉祐三年上疏言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

嗣屢絕此天所以示戒願陛下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誥
封還李珣自防禦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遷防禦詞頭別詔他
舍人草之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時災異數見疏言萬幾之
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積思而矯正之
詔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
成廟爲祠殿卒贈右諫議大夫叟清介謹畏自奉甚約見稱士
大夫獨以庇閣宦爲復十年磨勘遷官事例時以爲失

許元字子春宣城人初蔭齋郎改大理丞遷國子博士監在京
榷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吏幹強敏能商材利慶曆中江淮歲漕
不給京師空乏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
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
餘艘轉漕而西上以爲任職就遷副使進發運使特賜進士出

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語
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
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
詔戒飭旣而又欲專六路財賦收羨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
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朝廷可之轉運使多論其罪遂寢尋擢
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歷知揚越秦三州卒元急於進取以聚
歛剝剝爲能在江淮十三年多聚珍奇賂權貴尤爲王堯臣所
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官舟爲衣冠求者日數輩視勢家貴族
立推巨艦與之卽小官悍獨伺候歲月不能得人以是憤怒而
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與兄獻可少以文學知名皆登進士有能
稱獻可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三司鹽錢副使獻卿起家安

豐尉有僧貴寧厚積其徒謀殺之托以遊方不歸獻卿給言素與寧善豈有不告而行其徒色動因執之得所瘞尸一縣大驚調昭州軍事推官公使緝錢盡用平糴積穀數萬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欲棄城走檄獻卿往佐之至則爲畫堅守計州賴以安改大理寺丞歷遷殿中侍御史三司鹽鐵判官言天下比祥符初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何所底止誠以景德較之天禧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其利害較然可知加以國用日侈大甚于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宜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亟更之帝納其言爲罷諸宮觀兵衛除無益之費以鉅萬計淮浙鹽利不登命往經度更立新法歲增

課甚衆徙開封判官選爲陝西轉運使奏邀臣邀功涇原鈴轄
擅於武英州鑿邊壕置堡砦度必招寇亟請罷之未幾敵人果
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條上邊策言超振堪將帥范
仲淹明鎬可大用除福建都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
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江湖溢大發卒鑿石作堤數十里民以爲
便還勾當三班院加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以刑部侍郎致
仕卒

袁抗字立之南昌人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簿鵬補桂州司法
叅軍撫水蠻治舟且至抗卽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
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以國
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東刑獄所東叛卒鄒鄒鈔闖越抗
率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鄒溺死者抗不信鄒果趣占城

遷除度支三司判官金部員外郎爲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值
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疏奏蜀民困憊願少紓其
力以備秦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遂蠲其數之半黎州金山前
後五部落仰歲售馬以爲衣食詔擇不任戰者却之抗言朝廷
與蠻互市非所以取利苟一旦却之彼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
馬詔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名爲三司鹽鐵副使以老罷知宣
州遷光祿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家藏書至萬
卷江西士大夫家鮮有及者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爲詩終殿中
丞

張亢字公壽父餘慶生兄奎及亢皆有名與子齋俱登進士亢
由大理寺丞簽書應天西京推官判廣安鎮戎二軍母憂起復
換如京使知安肅軍元昊反歷涇原鄜延兩路兵馬鈐轄知鄜

州累遷右驍驍使忠州刺史上疏請約諸路軍馬之數下韓琦
范仲淹分按每馬步軍萬人已上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
分三將一爲前鋒一爲應策一爲後陣敵小則偏將出敵大則
大將出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出兵應接所謂常
山蛇勢也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務張邊事以媒進擢賞每報
賊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出又不能相知如劉平救延州
前鋒已陷敵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從間道出而趙振與王達
趙塞門至高頭諜言敵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若不明示
節制必誤軍事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
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砦相近出敢戰士某所設伏又令鄰
路取某路出應皆潛用旗幟爲號如此指揮庶可取勝又諸路
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之費一馬可養步卒五人馬不及格

者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其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宜予之進擢之路以示激勵又言山界諸州城砦距邊甚遠夏兵雖精其間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貨糧又盡山山界若于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撓夏人不得耕牧隨以步兵負十日糧使哨廝羅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能蕩覆巢穴至于陝右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罷減他役專應邊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宜益以閑慢遞舖兵卒團併輦運庶邊計未至失備而民力可稍寬矣疏上後多施用進西上關門使屯延州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皆由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勢權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

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爲將者未嘗深究爲之
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御。皆切中時弊。語多不錄。會元昊自後
河川襲府州。縱遊騎鈔麟府間。二州被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
兩。易水一杯。詔徙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亢單騎
叩城。旣入。卽縱民樵采出沒。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
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院有水泉。爲築安定堡。
悉置守兵。募人衛送。咸得其宜。謀璣琉璃堡。使諜探知。無備。夜
引兵攻襲。大破之。敵棄堡去。又築宣威砦于步駝。以捍寇路。時
麟州僦尙木通亢自率三千騎護送賞物。敵復出兵趨栢子砦。
來邀遇。大風順擊。斬首六百級。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乃修建寧
砦。夏人數出爭逐。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出
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

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會契
丹渝盟加領果州團練使知瀛州葛懷敏敗遷涇原路經略安
撫招討使知渭州徙并代副都總管與鄭戩議不合御史梁堅
劾免爲本路鈐轄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以亢知代州兼河東
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奏前所增廣河外堡砦宜使亢就總其事
蕃漢歸者數千戶遂爲并汾屏蔽歲減戍兵萬人徙知瀛州奏
廣東南關以藩民居夏竦惡不附已沮其役然亢卒城之加領
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官知渭州適竦爲樞密御史宋禧
論奪防禦引進二使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歷知外郡久之再隨
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卒亢輕財好施喜建功業不事小謹凡
燕犒餽遺皆厚故人樂爲用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跡民圖像祠
之 奎字仲野歷并秀二州推官吏誣徐生毆人至死運使命

奎復治反坐吏罪改大理寺丞知合肥以殿中丞通判瀝州命
往按秦州鹽課虧損事連十一州還奏鹽法本非先王之政令
商人轉貿已非得已又設重禁壅閼之益爲民病詔悉除所負
遷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連知江楚滑邢四州母病割股
和藥而愈母後以壽卒奎廬墓負土手植松柏服終授度支判
官歷進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十三萬爲軍奏州縣吏能
否數十人還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知慶州歷遷吏部郎中右諫議大夫知江寧時府解焚毀
奎簡材料工不踰時復完還判流內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以
政治聞宮闕歲久摧圯大加興葺按唐街陌分勝諸坊因復興
齊王祠

諱在弘道錄

歷歲餘遷給事中加樞密院直學士知鄆州卒

奎字景元通判鄆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燕得告者徐詣

營取首惡寘諸法一軍帖然擢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熹爲革之濰多圭田舊率按畝徵絹而獨河役熹令還其役計損歲入五之四戒吏勿著爲式曰吾知守已而已毋妨後人也改泗州商胡決坐免起歷遷江淮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熹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戶部副使請嚴禁京師椎酒令隨所用多寡以售課悉增溢又請取芳林園餘地修睦親宅以處宗室免廢民居詔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于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鉄牛沒水中熹命以巨木爲衡絕石其秒挽出之橋乃復舊保安二土豪善騎射邊人憚其縱肆熹設計按以漢法配隸軍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蜀苦多盜熹爲嚴保伍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擊走之罷磨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母喪

服闋改知鄧許二州入判太常寺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
易通議大夫卒年七十熈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
州民數百遮道趙訴卽以付熈熈方與客奕局未終處決已竟
英宗時詰問三司錢本末皆不對熈悉論無隱以是重之

范祥字晉公邠州三水人及第自乾州推官遷殿中丞通判鎮
戎軍請築劉瑯堡并定川砦詔從之以太常博士歷知慶邠華
三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兼制置解鹽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
復行河北沿邊州軍入中糧草見錢法後人不敢易語在食貨
志兼提點本路刑獄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時秦州熟羌
數被寇掠其部族願置城守禦祥乃建議卽古渭州爲砦距秦
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朝議以饋餉艱難不許祥權領州事未
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砦

官軍戰死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至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卒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雜貨務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錄官其子景郊社齋郎熙寧中以古渭爲通遠軍運副張銑又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獨首議消沮邊隙知攻守之利兵出少挫身黜謀廢望推原舊功賜以褒恤舒其平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監錄一子育字異之登進士爲涇陽令謁歸養親從張載學薦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奉詔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戰而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數郡之小乎由不察彼已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荔原之役夏人聲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觀其情

大可槩見。又使河東還言韓絳築羅兀二砦。調外郡夫前後三十萬。遼州最爲窮僻。上戶配夫。僦直計三千緡。下者不減數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宜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產。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僦不失期。願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戶房固辭。知韓城縣。詔往麟延議畫地界。還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者盛場嘗殿。一旦約敗。兵革興。前者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有興。金給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伐交趾師十萬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郭達趙尚爲帥。不相輯睦。育皆疏論。不報。久之。歷太常少卿。改

光祿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閤門不肅出知熙州時議乘
質孤勝如兩堡育爭兩堡乃蘭州屏蔽棄之則熙河無要塞有
腰脅之憂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口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
地也皆不報入爲給事中終戶部侍郎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
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登甲科通判泗州淮水溢毀城朝廷遣中
使護築絕淮取土道遠度用工六十萬求爲相汴堤旁夷其高
阜得土舟載以回省費殆半徙大名府通判郡守呂夷簡器之
入相薦其吏能幹局擢知宿州提點江西益州路刑獄梓州路
轉運使縣吏冒取播州田故夷獠恐而叛求黥吏罪之獠聞解
散去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
禁求變爲當三計直無贗盜鑄者自止自康定用兵民苦輸邊

財力大困。求令但輸本州轉錢以供邊。雖民受其惠。兵食亦足。
名爲戶部副使。范祥納隴右蕃酋。獻古渭州地。繕城屯兵。
又括熟戶田。諸羌斬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移文索之。後帥
張昇言。祥貪利生事。請棄其地。詔求往觀。奏言。城已訖役。且已
得而復棄。非所以強國威。乞詔諭羌衆。祇反其田。渭本非夏有。
不應索。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
士。知慶州環之定邊砦。蕃官蘇恩以小過疑懼遁去。將佐議討
恩。涇原兵已出。求謂恩非素攜貳者。若加以兵。必起邊患。但遣
裨將從十數卒扣其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砦。入判太常丞權
發遣。開封府選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學士權開封
御史。言其春秋高。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歷除著作佐郎。大

理寺詳斷官元昊反學士李仲容薦知兵法擢通判鎮戎軍夏
守贊奏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尋爲經略安
撫判官參夏竦軍事不爲竦所悅會遣學士晁宗慤卽軍中問
攻守孰便京謂夏人未易破師出必敗不如講和未幾敵果陽
使黃延德叩延州乞降陰以奇兵出原州敗大將任福京坐改
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刑獄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
山石曰廢道以限戎馬聚義勇教練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
法訓兵徙戰馬內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嘉納入爲開封
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連知蔡相邢三州復河北提刑王則
反絕城趣南關入曉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
京捕斬之賊黨崔象偁出降責其妖言惑衆命斬以徇由是營
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攝服不敢叛南關民衆多于城中得

不陷賊京有功焉京督士卒攻城亟賊係京妻子于城上號呼
緩攻京叱諸軍益進射殺其家四人賊率妻子去及平以不能
預察降監鄆州稅御史言失察過輕忘家義重徙通判兗州知
江陰軍累遷陝西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卒京尚氣節喜議
論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俱以侁儻聞著天人
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奏議十卷

劉閻字靜叔青州北海人以拳力爲軍校從延州軍出塞遇敵
矢貫左耳酣戰不顧衆服其勇從文彥博討貝州次城下攀垣
欲登賊以曲戟鉤其甲裂之而墜地道穴成閻持短兵先入衆
始從登陴引繩而上遷明師畢入論功第一擢虎翼指揮使累
遷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閻自河東爲犄角至鐵冶溝
人大集衆懼閻自殿後事馳銳搏戰飛矢蔽體不爲却敵解去

爲冀州駐泊總管河水漲急請郡守開青揚道口以殺水怒莫敢任其責間躬往濟決水退冀人賴之以左金吾大將軍致仕卒年八十五

任頴字誠之青州壽光人學究出身至衛尉丞以獻文賜第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錢議壞五爲一以一當十頴言恐犯法者衆卒如其言押伴夏使楊守素以納款爲名要請十一事欲去臣稱男自置椎場買賣且通青鹽增歲賜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出爲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適元昊爲其下所殺復遣守素來告哀頴問其主所以死守素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入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冊禮使采撫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河東運使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

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爲鹽鐵副使僂寇亂擢天章閣待制知
潭州有宣毅卒當補軍校顧察其色動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
爲僂賊內應蒐其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
白金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徙徐州積官戶部侍郎以太子
賓客致仕卒年七十八

鄭僅字彥能彭城人第進士爲大名司戶叅軍留守文彥博奏
改司法遷寇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夫會方閭保甲盡籍以
行先他邑至決遂塞留守王拱辰言於朝曰微僅民幾魚矣時
河朔饑盜起獨寇氏無之且相戒不敢犯境又知福昌縣值歲
饑議振貸民不流亡當第貨不肯自列擢提舉京東常平入爲
戶部員外郎至太府卿加直龍圖閣爲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
河湟功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請籍鎮戎德順閒田爲官

莊收穀十餘萬會高永年戰沒帥臣歸咎官莊奪屬荒地致其
怨畔詔罷之改知寧州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又多殺老弱邀功
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徙泰州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
郎知徐州進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
夫諡曰修敏 子望之字顧道少有文名山東皆重之登第自
陳留簿累遷開封參軍以治辦稱高宗時以吏部侍郎論航海
不便忤旨奉祠起知宣州復徵飲閣待制致仕卒年八十四贈
中奉大夫

弘簡錄卷一百六十四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庶官 宋六之九

蔡挺 兄抗

蘇宋

周沆

陸訖 子師 李師中

宇文之邵

李叅

王廣淵 弟臨

許遵 熊本

宇文昌齡 子常

姜潛

陳舜俞

俞汝尚 程之邵

盧秉 父革

杜純 弟紘

韓璚

孫長卿 王光祖

苗時中

林廣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與兄抗俱登進士調虔州推官秩滿父希

言當官蜀以遠乞代行授陵州團練推官安撫王堯臣辟管勾

文字爲人譎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

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從弼使遼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
遣挺還白得名對便殿使歸仲淹奏挺通判涇州改鄜州遷知
博州時河北多盜挺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姦盜者數人賞
其罪使之警察由是每發輒得遣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增鉅
萬三司下其法於郡縣擢開封推官提點府界公事坐六潔河
復決漂兵夫竊槌停官數歲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兼提
舉虔州監兄抗時爲轉運使乃相與協謀課民植松夾大庾嶺
驛路以休行者又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賞罰賊黨破散宿弊
阻絕敗陝西運副進直龍圖閣知慶州上書論攻守大計時諒
祚親攻大順挺料城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
銳師守之賊果移寇柔遠玉佯斫其營夏人驚擾潰去又先布
鐵蒺藜城旁水中賊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諒祚督兵決戰挺

伏強弩壕外矢貫其鎧遂引却環州熟羌思順爲敵鄉導挺用
計反間使諒祚疑而殺之又築馬練平爲荔原堡分屬羌以守
神宗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籍禁兵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勳武
堂五日一訓練行伍鉦鼓之法甚備備勦卒於行間遇用奇則
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三千人爲伍番參正
兵防秋與春以正月八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積十
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并買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
儲取邊民闢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
熙寧砦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耕守夏人入分諸將蹕而討之
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夏人復犯諸砦挺遣張玉以
萬人往解其圍又討平慶州軍變進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卒憚
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營遂徙蕃部歲饑以

山質弓箭手挺爲官資歲息什一推爲蕃漢法又自以意製渡
河大索及兵械鎌鎗皆獲其用在渭旣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
曲有玉關人老之歎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
愍焉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
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又聞景思立戰死開天章閣訪執
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
雲中地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
元豐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敏肅抗字子直初調
太平推官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居潛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
與游每見必正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
爲秘閣校理知蘇州民田並江湖苦風潮之患抗爲築長隄巨
崑山八十里大以爲利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

久不償似人無所資抗盡給之番禺歲運英韶鹽道遠多侵竊
雜惡至是攝官主之以十斛爲一運歲終會其數最凡增十五
萬緡英宗立名爲三司判官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帝嘗諭曰
卿朕之故人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疎及議禮引爲人後之
誼指陳切至涕泣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又推原變異守前
說以對大臣畏忌白爲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不
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泰州過
闕帝見之悲慟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赴鎮釋耒爲質而
老者百餘人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覺爲家人言感念
獻欬及筮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驟得疾卒年六十贈禮部侍
郎

蘇宋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杜衍爲

大理詳斷官長於刑名民有母改嫁旣死已葬其子竊棺歸附
于父有司當以發冢取財案憐其情奏而許之遷審刑院詳議
御史臺推直官數以獻議受賞出知單州提點梓益路刑獄利
路轉運文州歲市羌馬轉貨蜀物苦牙僧姦漁案議置折博務
平值貿易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歷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
權侍御史知雜事俄判刑部使契丹半道聞英宗晏駕不忍用
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出知
潭廣二州轉給事中知河南廷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
周沆字子真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以親老求監州稅歷江
西運判親沒歸葬改知沂州再遷湖南轉運使蠻唐盤二族暴
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議須秋冬選邕宜融三州卒并州人習
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

潭州戍嶺兵率兩期至則以期爲代人便之更河東轉運民盜
鑄錢不能禁乃高估錢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爲度支副
使儂寇亂命安撫廣西布宣德澤通行郡邑閭民避寇棄業不
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方準革佃罷天章閣待制河
北都轉運使命行視李仲昌六塔河流沆議均一河也近計塞
商胡慶用工五百八十萬薪芻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
三百萬何功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爲小計以圖興役爾况
所規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溢
齊博濱棣之民其將魚矣不從後果如其言遷龍圖閣直學士
知慶州召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契丹使賀乾元節值英宗
方嗣祚令致書樞前以非典故不可沆折之曰昔貴國有喪吾
使至柳河卽反今聽於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向何云使者立授

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沈乘間雜他語得其實以聞其年尚少
于南朝使者悔恨進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成德俗棄親佞佛
沈按斥于僧還其家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陸誥字介夫餘杭人起進士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給事不乏
及平條治其獄無冤濫者加集賢校理通判秦州入判太常禮
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皆故羣盜牢廩不時
毆泣給官大校柴元煽之幾亂誥往視命取始禍者自贖許
以不死衆遂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錢法壞民間重小銅錢賤
大鐵錢以一當三猶輕之會欲變爲當十誥言必不可行請改
當二則公私所損無幾商賈可以通行從之徙直集英院歷遷
集賢修撰知桂州邑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悉未嘗往自儆後
定後南人寢廟守常姑息誥至部使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誥

紉其禮名問折伏而去遂出按部至邕州集左右江西十五峒
首詣麾下示以大將號令簡閱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
之因以聲振南交。交人造使入貢名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道
除知延州入覲英宗親勞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鄜延最
當敵要今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踰度未審陛下欲以安之抑
將威之也帝意初欲安靜而諸將多貪功生事會諒祚寇慶州
耻以敗還聲言益發兵攻圍大順城詵奏不加折諄則國威不
立請留止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敵果大沮報言罪在邊
吏今誅之矣廷議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詵言未可明年神宗
立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遣留二使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遂
因詵謝罪願共貢職及鬼名山內附詵與運使薛向問狀詵
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朝廷世封刺史使自爲守足爲中

國之利若但以數萬衆來情僞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种謬毋妄動以輕啓西轍乃共畫三策令募府張穆之人奏穆之陰受向指詭言事必可成神宗意詭不協力徙知秦鳳謬遂發兵取綏州詭馳見帝罪謬不臬節制且請棄綏帝愈不憚罷知晉州既而謬抵罪向與穆之皆貶乃起銑知真定府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詭言川峽刀耕火種民常不足脫歲儉不能償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詭尋卒年五十九子師閔以任授官初辟李稷成都路茶場幹當公事轉提舉本路常平不三年遂居稷職衍茶額至百萬進都大提舉成都永興路權茶位視轉運使又兼買馬監牧事威權震灼建請無不遂志所行職事他司莫預聞禍被秦蜀又欲廷荆楚兩河賴上不許元祐初蘇轍論其六害過於市易中丞劉摯奏

遣黃廉訪察奏至如轍所陳貶主管東嶽廟久之起知蘄州紹
聖初復置常平官李清臣卽遣使河北尋加直秘閣復領秦蜀
茶事一切如初曾布用其奏券馬事請令蕃漢商人持馬受券
於熙秦兩路印驗而請直于太僕明年會綱馬之籍死者什二
而券馬所損纔百分之一詔獎之賜以金帛改陝西轉運使加
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諸道方議進築多被爵賞師閔獨無預快
快不憚布議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師閔承命踴躍集兵四萬以
待而章惇陰諷熙帥鍾傅先出塞敕令聽傅節制築淺井與札
羅皆不成而還傅更檄會兵于頰耳關未至復御秦鳳之師再
出再返勞而且弊言者乞加責不聽旋進寶文閣待制召爲戶
部侍郎坐秦州詐增首功事落職知鄆未幾還之歷河南永興
軍延安府卒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父緯涇原都監夏人犯鎮戎緯帥兵出
戰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緯坐責降師中年十五詣宰相辯父
無罪由是知名第進士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恐妨農時輒
遣歸令農隙自詣租稅皆先期而集或負官茶寬與之期許鄉
置一匱日投所負一錢以上比終歲逋者盡足邊粟過縣有返
者多賤售兼并家師中獨令願輸者聽數日得萬斛嘗出鄉亭
見戎人雜耕言之經畧使并索旁郡者署諸絕塞藉薦其才名
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縣權主管經畧司文字提點廣西刑獄
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室鑿而通之邕管地險阻無所事騎
有馬軍五百遇夏多死特奏罷之士人補攝官銓授無法權在
胥吏師中悉記其名使待除于家交趾叛邕州蕭注宜州張師
正邀功生事欲以所管蠻峒會豪往討不用朝廷兵食師中駁

曰脫有敗劾誰當其咎議始罷會衛人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
檢宋士堯注張皇駭奏仁宗爲之肝食師中疏劾注罪言無足
憂注得貶卽命師中攝帥事交趾耀兵聲言將入寇爲草六榜
揭境上披露其情遂不敢動已而紹泰懼亦委巢穴遁去儼智
高子宗旦尚保火峒前將多規討幸賞師中移檄諭以禍福因
率其族帳并地來降邊人化其德畫像立祠事之不敢名還知
濟兗二州濟水壅塞訪其故道自兗城西南鑿之遷直史館知
鳳翔府西夏駐兵綏銀檄諸路出兵牽制師中論其害兵獨不
出旣而果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西人入寇
命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其爲帥持重總大體簡善守者列塞
上而使善戰者居中令曰卽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戰士尾
襲之約束旣熟常以取勝坐與王韶議築渭涇上下兩城撫納

洮河諸郡不合削職連知舒洪登齊四州起復待制知瀛州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泣馬不得行呂惠卿誣爲罔上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負氣節好議論尤善知人方王安石知鄞縣時或言包拯爲叅政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其言方信師中每見上多陳天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考課法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喜爲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其氣未嘗少衰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登進士爲文州山水令縣地狹人貧耕者亡幾連使以輕縑價高其價使鬻於民之邵言方歲饑儉羌人數入安可復困之以求利神宗卽位求言乃上疏曰

天下一家也。祖宗創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誥諫姦佞之人。屏伏未動。正當念列聖之功德。嘉與海內休養。前者敕令蠲除一切逋負。而有司操之益急。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願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使除民瘼。又言京師者諸夏之視效。俗宜敦厚尚儉。戒浮薄侈靡。公卿大夫民之表帥。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然後監番聚驛橋之失。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興墜典。拔淹滯。遠夸毗。來忠讜。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喟然嘆曰。吾不可仕矣。遂以太子中允致仕。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居十五年而終。范鎮稱其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吾三十一歲。而先吾掛冠。屬念塵嬰。未嘗不慨然也。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

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其爲人推尚如此。

李叅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所活數萬。通判定州。遷知荆門軍。歲以冬伐竹木於荆南。造舟令牙校預度其費。餘募商人市之。均得其利而無害。歷知興元。淮南爲京西運副。陝西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叅審訂其闕。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載。廩有羨。繼熙寧之法。端肇於此。朝廷患邊費益廣。叅建議。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樵貨錢千萬。英宗時有疾。改判西京御史臺。起知曹濮二州。歷河北河東都轉運使。擢知荆南。復爲三司使。叅政孫朴言其承風刻剝。困天下之民。改羣牧使。王安石置局經度國計。廢黜不任事者。叅以附安石。加集賢學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叅始再轉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

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神宗欲大用叅書姓名於殿柱以年七十四轉知永興軍未行卒叅無學術性剛果嚴深喜發擿姦伏事至卽決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王廣淵字才叔明曾孫也慶曆中以家集來上詔官其後推與弟廣廉俄登進士爲大理直法官編排中書文字裁定御書十卷仁宗嘉之英宗居藩私自依托因見親昵獻所爲文卽位除直學賢院司馬光言廣淵奔競有名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大臣之節帝不聽從容語曰朕于洪範得高明沉潛之義剛內以自強柔外以應物人君之體無出於是卿爲朕書之於欽明殿屏以備觀省歷羣牧三司戶部判官加直龍圖閣帝有疾中外憂疑自爲詔諭言朕疾少間廣淵喜宜官於衆有劾其漏泄禁中語出知齊州神宗立改京東轉運使時方議散青苗錢

適廣淵奏方春農事興民苦空乏兼并之家乘急要利乞留本
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正與青苗
合朝議從之安石以爲可用名至京師中丞呂公著復撫舊事
劾遂故官程顥李常又論其迎合朝旨掎克抑配以困百姓安
石謂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河北運使劉庠故壞新法而不問
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言皆不行徙河東擢寶文閣待
制知慶州俄因慶卒亂卒長吳遵扃出坐削兩秩明年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廣淵小有才巧
能附會所辟置將佐非貴游子弟卽胥史輩至於濮邸書吏亦
預選焉元豐初以被遇先帝故賜其子得君進士出身直昭文
館弟臨字大觀亦起進士判雄州嘉祐初契丹遣使來求聖
像朝論疑所以應臨言遼方饑困度何能爲然春秋許與之義

不可不謹彼嘗求馴象可拒而不拒嘗求樂章可與而不與我
已兩失之今使來求聖像果可與哉朝廷善其議程屯田員外
郎治平中詔求武略川近臣薦換崇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
邊安撫都監進副使上備禦數十策大略自治爲多會遼刺人
爲義軍來歸者數萬或請遣還詔曰遣還恐名亂不如因而撫
之詔從其請自是來者益多契丹自悔失計歷皇城使知涇郡
二州廣信安肅二軍名對還文階歷遷寶文閣待制知州河中
府卒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性強敏明察登進士明法二科擢大理寺
詳斷官知長興水災民多流徙募民出米振濟竟以無患益興
水利溉田甚博邑人立石紀之移知宿州改登州時王安石執
政悉罪異已者許以遵入判大理遵因欲立奇自銜有田婦阿
弘簡錄

云許嫁未行嫌其壻貌寢伺壻臥田舍中婦懷刃斫之不殊被執詰問吐實有司當謀殺已傷律議絞遵按云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且被問卽承應爲按問今當謀殺非是事下刑部劾遵爲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遵恥用議法坐劾益持前議云勅令所載許合免所囚之罪今棄勅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舉其自首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有旨會議安石獨主遵自是廷論紛然司馬光及中丞滕甫侍御史錢覲皆言遵所爭多戾法意安石竟從之自後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爲按問至兩人同爲劫盜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初非盜情天下益厭其說熙寧間出知壽潤二州再判大理寺尋奉崇福祠致仕卒年八十一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自幼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登上第爲

撫州軍事判官遷秘書丞知建德縣通判戎州上疏媚王安石
言陛下師用豪傑改修法度得稷卨皋夔之佐天下之治有因
有革期於越時適治其始安常習故之羣四起交合衆用持盈
守成之說文苟簡因循之治陛下出大號發大政燭見至理獨
立不奪今雖少定後必將伺隙而逞宜深念之勿使兜靡之衆
得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由是得擢提舉淮
南常平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熙寧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本寨
訪梓夔得以便宜從事本習問其俗介十二村豪以爲鄉導故
能擾邊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爲
請于朝寵以刺史巡檢之秩豪皆踴躍願命獨柯陰一會不至
本塢合晏州十九姓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都監王宣鈐轄賈
昌言進討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急乞降盡籍丁口土

田重寶善馬歸之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
爲漢官如選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口
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儼特
賜三品服西南蠻用兵始此蔡京時爲秀州判官本薦其學行
純茂練習新法擢爲幹當公事河湟初復法禁濶略蓄積不支
以本爲秦鳳都轉運使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又命本安撫進營銅佛壩扼其吭焚積聚
以破其黨釋熟獠王仁貴于獄留置麾下摧鋒先登木斗氣索
舉漆州地五百里來歸分四砦九堡建南平軍大臣議加天章
閣待制帝謂熊本當典書命遂擢知制誥數稱其文有體命院
吏別錄以進文彥博爭范子淵浚河之役命本行視議如彥博
安石怒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與廣州名爲工部侍郎

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請還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因還無事民蔡寶珍扇龍番與峒戶相讐殺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縛寶珍投諸海蠻驚以爲神時賜李乾德以順州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陽地而逐儼智會本檄問狀乾德歟兵謝因請貽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南荒退安入爲吏部侍郎踰年請外知洪州官者以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召還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字文昌齡字伯修雙流人登甲科調榮州推官辟經略熊本幹當公事凡攻討招襲建南平諸城砦皆出其畫還大理承擢提舉泰鳳路常平神宗患司農寺圖籍不肅選官釐整留爲主簿拜監察御史鄺延帥妄奏所部劉紹能與西羌通將爲患合昌齡往鞠之因請深戒守臣毋生事徵賞以靖邊人之心使還賜

五品服尚書省建除比部員外郎改吏部時官曹更新統紀未
立昌齡悉力從事雖抵牾亦程吏不止其所立綱要請於朝而
行之出爲京西轉運副使召改左司送遼使至雄州當宴請其
使揖而後坐遷太常少卿議郊祀合祭奏言天地之數以高卑
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舞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
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
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今祭地
於圜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
難乎後竟用其議改直秘閣知梓州熙寧州河中府鄧鄆青三
州徽宗立召爲刑部侍郎徙戶部建言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
令內郡轉給頗爲民病乞令止輸其州取道里費助邊糴歲省
糴價五百萬公私便之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歷青杭越三州

卒年六十五 子常字權可政和末知黎州或上書乞於大渡
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詔訪利害常言自孟氏入朝藝祖取蜀
輿地圖觀之畫大渡爲境歷百五十年無西南夷患若依今議
僚情搆貳邊隙寔開非中國之福遂罷尋提舉成都路茶馬先
是熙豐以來歲入馬蕃多至崇觀間其法始壞提舉官歲以所
入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一二且負其直募人皆怨常盡
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改知夔州進秘閣修撰官累中大
夫卒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行人少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名試學
士院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老求致仕吳奎封還敕與韓絳共
薦徙之兗州奎又辟爲鄆州教授升堂親拜其母俄遷國子直
講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不答遂以客禮見熙寧初

應詔同舉凡三十七人神宗聞其賢名對延和殿訪問治道以二典三謨爲對。擢知陳留縣青苗令。下知民不願出榜縣門。已乃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撤榜。付吏不放一錢。司農開封各遣其屬來驗對。皆如初。條例司劾以沮格潛知不免移疾。竟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卒年六十六。

陳舜俞字令舉。烏程人。博學強記。登進士舉。制科第一。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青苗法行。上疏自劾。謂民間舉財物。雖約償糴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菽粳鉏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有識者老尚戒其子弟。不令貰貸爲苦。今朝廷立約。有司責償。烏可如私家設有貸者。勢不能償。富室藏鏹坐待逋欠。其勢必至於鬻田宅質妻孥。愈爲兼井地。爾况又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

乏絕者已不蒙其惠矣。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無有窮已。是別爲一厲禁。以疲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其言切實。有理。奏上。責監南康鹽酒稅五年。卒。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俞汝尚字退翁。歙俞同邑。少時讀書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發。潛於勢利。不以貧乏撓其懷。聞人嘉言善行。記之不忘。時復爲人道之。登進士。歷導江新繁二縣令。無營心於進取。所資公田。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與趙抃同僚。抃每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惟汝尚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或言汝尚有清望。可驛召。

詣京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知所以薦用之意汝尚力辭得免
親故責以不能爲子孫地者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
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汴青州以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十年
二蘇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妻黃氏亦高尚當六月暑甚
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語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汝皆過之可
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妻卒爲作銘甫庀其喪告
諸子曰吾亦從此逝矣相去纔十日隱几而終孫倅紹興中至
敷文閣直學士

程之邵字懿叔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邵以父蔭爲
新繁主簿熙寧更役法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
不可曰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方之力供一方之費豈宜以
此邑助他邑哉察訪使熊本歸語諸朝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

詳之邵力也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
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
改泗州復夔路運判勅夔守亂狼不奉法罪之前議大宰并鹽
稅半以供公上餘鬻於民病先輸錢鹽不足給因盡發所儲與
之商買既通關征增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以羨茶入熙秦
易戰馬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至四月止移知鳳翔
民負債無償自焚其眉有主藏吏殺四婢皆發擿之岐人傳誦
徙鄜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
貫用師熙岷運茶往博羅發錢至二十萬億以佐用度連加直
龍圖閣集賢殿修撰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復命經制云
已備十萬騎食可三百日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復
攝帥事屯兵行邊境賊解去方錄功轉大中大夫病不及拜而
弘簡錄

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官護喪歸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盧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父革少舉童子科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後二年登第年纔十六慶曆中知興州蠻人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祀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且無城池甲兵之備宜度近遠并省之未幾儂寇發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後歷官福建湖南轉運使以光祿卿致仕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見池亭華飾林木未成秉謂亭洛如禹位時來或有之林木如名師培植弗能立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甲科浮沉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擢置條例司奉使淮浙專提舉鹽法究索利病出本錢業民戒不得私寫還奏遂爲定制尋累遷制置發運副使革時年八十二尚

無恙許城一歸覲乘乞解官終葬帝數詔諭勉時以爲榮東南
饑餘和民捕蝗充食詔損上供米以糶價雖賤貧者終難得錢
秉請但償糶本而以其餘振之時發運使多獻羨餘乘百職在
董督以時上納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也請罷從之加集賢
殿修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
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其險遠不設備乘遣將姚麟彭孫襲
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鬼丁犯熙河定西
城乘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帶指其來路曰吾邇明坐待捷
報及明寇果至見宋師大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鬼丁死
詔褒賜服馬金幣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鹽法虐民追胥
連保罪及妻孥降待制提舉洞霄官卒封其父通議大夫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海其孤

弱柩不能還純自父請往如期而至以蔭爲泉州司法參軍與知州關詠絕不預蕃舶事熙寧初以河西令上言時政安石異之引翼條例司數與論事薦充審刑詳議官議復肉刑或云先以刑代純言若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爲名輕而實重也遂寢受詔勅郭逵與王韶訟安石變其獄坐免官韓絳復之爲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相請監池州酒久之爲大理正上言比來告訐者衆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賞資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坐爲欺者以誣當無不竟矣俄坐議論立議廢于家元祐初交薦除河北巡判初更役書光稱其論議詳盡予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屬都水外丞是以出財之司常變費以爲緩而不急用財之官恆過計以爲患

而嘗憂不如併使歸一後如其言名爲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
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
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二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
學士奉崇福祠卒年六十四弟紘字君章幼時純教養成立
登進士爲永年令歲荒官給印券使相稱貸約歲豐督償小民
咸得食無死徙者神宗聞其才用爲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
房修武經要略每議獄必傳經直有幼女養於壻家而死吏當
如婚法紘言禮婦三月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家示未成
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
也議乃定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爲夏國母祭使遷右司郎中
累官集賢修撰爲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多繫囚處決立盡有
姦民揭幟城隅妖言爲變州民震懼僚吏皆請大索紘笑曰無

墮其術中吾可膠擾亂發耶未幾奸民果獲按誅之徒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紘篤於風義居常事兄盡禮以兄亡不得臨迎柩詣闕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復推恩官其子若孫宦京師時有里人馬隨調選病逆旅載歸醫視之死爲治喪其天性如此

韓琦字君玉汲縣人登進士知定州安喜縣爲政盡力能使吏不求賄韓琦薦爲開封司錄歷判官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尋言京師爲諸夏之本獨不蒙惠乃具徭役利害以上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革大姓漁并之弊攝提點利路河北刑獄熙寧初爲梓州路轉運使會更役法琦首建併綱減役之制綱以數計者百二十有八衙前以人計者二百八十有三凡省役人五百悉裁定之安石褒之曰琦所言皆久爲公私所病監私背

公養譽莫之或恤而禱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賜帛二百入爲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河決晝夜扞禦神宗念其勞復故官以大中大夫判將作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生平吏事絕人間按牘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爲民必曰此事已經韓大中矣輒止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異任爲校書郎知楚州糧料院郡倉積米陳腐爲酌新舊均之通判河南秋大雨軍營壞訛言洛兵叛城中譴然長卿馳往諭推造言一人誅之衆始定詔汰三陵奉先卒羣譟府下長卿具言不可朝廷爲止改知和州有富民殺其弟反誣他人謀害鞠問服罪郡人皆神明之累擢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八百萬時將弛茶禁收其征召長卿

議條上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城據險無水長卿爲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嶺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因訪得唐故道闢爲通塗行旅便之加集賢院學士移知河東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有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適熙寧初地震城郭倉庾皆潰以其資盡力繕補神宗佳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卒年六十六長卿性潔廉無文學而長于政事

王光祖字君俞涇原將珪之子也以蔭歷官提點河北刑獄公邊安撫都監進副使熙寧中界河巡檢趙用擾北邊契丹將蕭禧引兵數萬壓境造浮櫓將欲濟師光祖單舟臨之人或以爲危答曰彼來欲得趙用耳避之則勢益張吾死不足塞責已而契丹欲相與言卽命于襄月白刃往語故意果在趙用襄隨機

折之蕭禧遣押兵去且邀裹食付所載青羅泥金笠以爲信光
祖卽上之除爲真定鈐轄尋徙梓夔命與內藏庫使楊萬皆受
熊木節度征討渝獠分三道進師木疑光祖不爲用使將後軍
出黃沙坎比發日已暮夜半抵絕頂質明獠望見大駭一鼓而
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石門敎其險促黔兵先登賊舍
而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如遇萬遂與俱還本愧謝上其功第
一吐蕃剛茂州復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雞宗關賊據石鼓村
扼其半道中正名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抵其處擇銳兵分襲
吐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瀘州夷乞弟犯邊寇戎州兵官王宜
等戰沒詔光祖從韓存寶會兵討之軍于梅嶺夷屯數萬衆欲
老我師光祖勸存寶早決戰不聽林廣至復從征蕩其巢穴積
功至四方館使知瀘州初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顧決

遷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墮請開導以溉田爲利甚博人稱苗公河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囚於死執不可守悟聽之熙寧中以司農丞使梓州交人犯邊擢廣西運副師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度賊必從間道來乘密遣備之旣而果從上流來襲賊戰敗去遂納欵韓存寶討乞弟蠻糧道阻遠時中創爲招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爲發運副使存寶逗遛不行促之不聽代者林廣諭乞弟降旋復逸去將士相視失色廣自分必死及暮刁斗不鳴時中說曰天子以十萬衆付公豈以一死爲勇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整軍以進時中以功遷直龍圖閣知桂州至戶部侍郎卒

林廣萊州人初爲捧日軍卒累官內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

諒祚寇大劇城廣射中之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
先登夜過洛河卷甲疾趨慮夏人來襲楊聲選強弩列岸側敵
疑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循山而行夏兵伏烏雞川道遇謀者
詭爲熟羌以險告不答又因間柔遠城戒士卒毋輕動明日敵
至益修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引還廣遷禮賓使
韓絳奏爲本路都監慶兵據北城其廣在城南挺身絕出論以
逆順皆投兵聽命遷鈐轄還徙鄜延攻路白城功最轉皇城使
進討洮州羌加帶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又討西南夷權龍衛
四廂都指揮使領茂州刺史至卽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
之。日夕肄習間惟牛犒勞士心皆奮乃決策深入。陳師瀘水率
將吏東鄉再拜誓師衆皆踴躍挾所得渠帥及質子在軍而用
次會護餉以是入經筵無鈔略之患乞弟遣叔父阿汝納款

身尚未至廣策其有變設伏以待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猶豫不前廣發伏擊之蠻奔遂斬阿汝并弟阿字乞弟從江橋下脫走得其種落三萬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還乃班師加廣衛州防禦使馬步軍都虞候西兵未解求而陳方略得名見言碑存寶功多雖有罪不至死還部至閬鄉疽發背卒年四十八廣輕財好施臨事持重長於料敵通左氏春秋損益入陣圖撰約束百餘條邊地頗推行之名聞西夏秉常所將內侵歷舉中國將帥獨畏廣問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招蠻已降而殺之適被危疾乃其報也